

徐兆玮日记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徐兆玮日记

(清) 徐兆玮 著 李向东 包岐峰 苏醒 等标点 黄山书社

K825.4
314
V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徐兆玮日记》整理者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李向东 包岐峰 李烨
苏醒 吴恺 付凤娟

总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

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皮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

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迨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

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前言

徐兆玮（1867—1940），字少逵，号倚虹、棣秋生，晚号虹隐，江苏常熟人。徐氏先世自清康熙年间从昆山迁居常熟桂村（现何市）陈泾桥，传至徐兆玮为第七世。父徐麟书，号芾棠，诸生。光绪二年（1876），兆玮师从太仓胡益谦学习经文。光绪十年（1884）游庠，十四年（1888）中举，次年成进士。光绪十六年（1890）恩科补行殿试，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日本游学，治法律。民国肇建，当选为常熟县民政副长，任国会众议院议员。

民国十二年（1923），曹锟贿选，兆玮拒贿南归，并拒绝广州非常国会邀请，从此无意政治，筑“虹隐楼”，读书著述其间。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流徙无锡等地，不久迁居上海。民国二十九年（1940）秋九月，徐兆玮在上海去世。

徐兆玮博闻强记，少年成名，年仅23岁就高中进士，惜正处清末动荡之际，社会大变革之时，政治抱负未能得以施展，因而将精力均贯注于地方事务、读书著述等方面。

清末“新政”，废止科举，广兴实学。徐兆玮积极参与其中，与其叔辈翥青、翰青以及常熟东乡一批乡绅，多方联络，创办桂村小学校，在当时的常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辛亥革命爆发，常熟独立，时在北京的徐兆玮赶回家乡，积极参与到家乡的各项地方事务中来，先后担任过常熟县民政副长、水利局局长、国会众议院议员等职，协助创办常熟县立图书馆，主持修浚白茆塘等水利工程。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初，县中议修邑志，众推丁祖荫任总纂，兆玮任副总纂，于民国十三年（1924）书成，共二十二卷，交付常熟开文印社陆续付印。惜丁祖荫于民国十九年（1930）病歿于苏州，兆玮继任总纂，加紧校对刊行，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已印成十七卷。惜抗战爆发，书未成而兆玮亦于1940年病歿于上海。

解放初，常熟县文物保管委员会曾于1951年接收徐氏虹隐楼藏书，编就《虹隐楼图书文物暂编目录》两册，收录徐氏藏书二万余册，其中个人著述多达六十余种，大多为未刊稿本，蝇头小楷，密密麻麻，现均收藏于常熟市图书馆。可见其平日用功之勤。兆玮一生读书、笔耕不辍，单据馆藏徐氏个人著述以及徐氏抄、校各类书籍，就不下数百种。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兆玮手稿及手钞诸书，字数就应该在千万字以上，更遑论其他了。

徐兆玮特别关注乡邦文献，其个人著述中，编辑有大量此类文献，如《常熟艺文考》、《海虞艺文目》、《海虞艺文志剩稿》、《金石诗录》、《续录》、《再续》、《虞乡琐记》、《海虞诗文征附目》、《海虞诗话》、《海虞闺秀诗话》、《海虞画人传》、《桂村小志》、《桂村诗文征》、《续桂村诗钞》、《桂村耆旧传》、《桂村士女传》等。同时，还钞

有大量此类书籍，如《海虞稗乘》、《邑志拾遗》、《海虞六家诗选》、《古里瞿氏邑人著述目》、《宝闲斋藏书目》、《噩梦录》等等。常熟市图书馆现存地方文献极其丰富，应该说，徐兆玮功莫大焉。

此外，徐兆玮对通俗小说情有独钟，著有《译本小说考异》及《黄车掌录》两部小说研究专书。其中《黄车掌录》是兆玮一生精力所在，应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通俗小说资料汇编，收录通俗小说60多种，汇辑数百种书籍报刊资料，其第7册为《红楼梦》资料汇编，共98页，其中不少资料不见于《小说考证》、《小说丛考》等书。据《虹隐楼日记》记载，《黄车掌录》始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己亥日记》正月十四日云：“余喜阅本朝说部书，取其有资掌故也。四日内阅梁章钜《归田琐记》八卷。时将为《称谓录》、《四书文杂事诗》、《黄车掌录》三书，未成，虽琐屑不足为大雅道，亦藉以养性适情耳。”其后四十年间，兆玮随时留意，随补随录，多方征求友朋意见，数欲付之印刷，因循未果。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仍在计划重新写定《黄车掌录》。其《丛书草堂日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四月十日载：“予欲写定《黄车掌录》，取传奇之演《水浒》故事者一一附入，为小说考证，别开生面，因阅《元宵闹》事记此。”惜时局动荡，至徐兆玮病歿，《黄车掌录》也未及付印。

徐兆玮现存著述中，其长达四十余年的日记，是最大特色之一。其稿本现收藏于常熟市图书馆，总计297册，约600多万字，自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十二日始，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七月十六日，中间缺1895至1897年、1904年日记，又1911年缺3月、4月、5月日记。徐兆玮日记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堪称清末民国地域性百科全书，对研究当时地域性民俗、文化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其主要特色有三：（一）跨时长，前后长达四十二年，600多万字，在同类日记中首屈一指。（二）保存有大量与亲朋好友的来往信札，对研究当时的人际关系、社会变迁有一定的帮助。（三）著者几乎每日都有读书记录，所读书无所不包，正如其《己亥日记》所云：“予自甲午始为日记，不过读书有得，随笔札记一二，每岁取盈一册而止。或丛杂繁琐，贻羞大雅。今行年三十有三矣，术业不进，神明多疚，不从此猛省，痛下针砭，则悠悠忽忽，何日得与闻圣道邪？爰立此日记簿，自定课程，虽严寒盛暑，俗冗猥集，必登载一日所行之事，所读之书。……江河倒流，日月迅逝，独行无侣，独倡无和，我其奉古人为师友，而忍与靡靡者终古乎？”此外，徐兆玮时处板荡之际，对其亲历的重大事件均有忠实记载，如庚子之乱、清末宪政、辛亥革命、曹锟贿选及军阀混战、中日战争等，或亲历，或耳闻，亦有官方文献报刊的摘抄等，当可为史事佐证。

常熟市图书馆是第一批被列入的“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古籍收藏比较丰富。此次馆藏《徐兆玮日记》稿本得以列入清史整理项目并顺利出版，要感谢戴逸先生及清史编纂委员会各位专家的热情指导；同时，还要感谢黄山书社总编赵国华先生、责编向焱老师、周振华老师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李向东

2013年8月于虞山东麓三知堂

凡 例

一、本书依据常熟市图书馆馆藏二百九十七册徐兆玮日记底本进行标点整理。

二、在清代部分原年月日后增加公元纪年，以（ ）注于其后。民国期间因日用公历，只于年代后括注公元纪年。

三、本书简体横排，正文用宋体五号字。底本双行夹注，现改为单行，用六号宋体字。

四、原底本中明显的错讹字、避讳字径改；疑为错字者，在该字后用〔 〕括注正字；补字则在【 】中补出相应文字；异体字、通假字等均改成原字相应的简体字。

五、地名、人名等，一般用简化字，简化字意义不明确的，适当保留原来的繁体字或异体字，如“闾公”（人名）不改作“暗公”。同一人名或地名，作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写法的，如“毅远”、“艺园”，“耿甫”、“艮甫”，“堂沽”、“唐沽”等，亦依底本，不作统一。

六、底本漫漶不清或不能辨认之字用□代替。

七、单篇日记，如篇幅过长，依内容酌情分段。

八、底本中有少数某日日记之下记有其他文字的，或某日、某几日日记未记的，均依底本，不作说明。

九、日记中引文较多，均依据底本原文录入，不再对勘其他版本。

十、底本中天头地脚等处文字，根据文意移入相应位置。

目 录

总 序 戴逸 / 1

前 言 李向东 / 1

凡 例 / 1

一 甲午行记 / 1

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十二日至十月十六日

二 棣秋馆戊戌日记 / 7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元旦至七月二十三日

三 己亥日记 / 28

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朔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四 庚子日记 / 143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

五 棣秋馆辛丑日记 / 267

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元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 六 剑心箴壬寅日记 / 355
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 七 癸卯日记 408
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 八 剑心箴乙巳日记 / 465
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
- 九 燕邸日记 / 489
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月廿六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 十 燕台日记 / 577
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朔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 十一 丁未日记 / 755
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廿九日
- 十二 戊申日记 / 835
光緒三十四年（1908）正月朔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 十三 己酉日记 / 933
宣統元年（1909）正月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
- 十四 虹隱樓日记 / 1060
宣統二年（1910）正月朔日至宣統三年二月望日
- 十五 棣秋館日记 / 1156
宣統三年（1911）六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 十六 讲习館日记 / 1235
宣統元年（1909）四月初四日至六月三十日

- 十七 剑心箴日记 / 1261
民国元年 (1912) 正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 十八 剑心箴日记 / 1321
民国二年 (1913) 正月一日至民国三年一月五日
- 十九 剑心箴日记 / 1433
民国三年 (1914) 一月六日至民国四年二月七日
- 二十 剑心箴日记 / 1537
民国四年 (1915) 二月八日至民国五年三月七日
- 二十一 剑心箴日记 / 1628
民国五年 (1916) 三月八日至民国六年二月三日
- 二十二 剑心箴日记 / 1753
民国六年 (1917) 二月四日至民国七年四月十一日
- 二十三 剑心箴日记 / 1881
民国七年 (1918) 四月十二日至民国八年二月十九日
- 二十四 棣秋馆日记 / 1955
民国八年 (1919) 二月二十日至民国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 二十五 剑心箴日记 / 2075
民国九年 (1920)
二月二十二日至民国十年三月十八日
- 二十六 剑心箴日记 / 2201
民国十年 (1921) 三月十九日至民国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 二十七 剑心箴日记 / 2311
民国十一年 (1922) 二月二十四日至民国十二年三月三日

- 二十八 剑心箴日记 / 2448
民国十二年（1923）三月四日至民国十三年三月十三日
- 二十九 剑心箴日记 / 2564
民国十三年（1924）年三月十四日至民国十四年三月七日
- 三十 剑心箴日记 / 2664
民国十四年（1925）年三月八日至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 三十一 剑心箴日记 / 2779
民国十五年（1926）三月十七日至民国十六年二月十九日
- 三十二 剑心箴日记 / 2885
民国十六年（1927）二月二十日至民国十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 三十三 剑心箴日记 / 2991
民国十七年（1928）一月二十九日至民国十八年二月九日
- 三十四 丛书草堂日记 / 3107
民国十八年（1929）二月十日至民国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 三十五 丛书草堂日记 / 3231
民国十九年（1930）一月三十日至民国二十年二月十六日
- 三十六 丛书草堂日记 / 3359
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十七日至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五日
- 三十七 丛书草堂日记 / 3474
民国二十一年（1932）二月六日至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 三十八 丛书草堂日记 / 3589
民国二十二年（1933）一月二十六日至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三十九 丛书草堂日记 / 3707

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月十四日至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三日

四十 丛书草堂日记 / 3805

民国二十四年（1935）二月四日至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四十一 丛书草堂日记 / 3914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二十四日至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日

四十二 丛书草堂日记 / 4035

民国二十六年（1937）二月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

四十三 丛书草堂日记 / 4125

民国二十七年（1938）一月三十一日至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四十四 丛书草堂日记 / 4245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二月十九日至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七日

四十五 丛书草堂日记 / 4379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二月八日至七月十六日

甲午行记

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十二日至十月十六日

二月十二日（1894年3月18日）

晚，至常熟。

十三日（3月19日）

夜抵苏州，泊阊门。

十四日（3月20日）

戌刻，附小轮行。

十五日（3月21日）

午刻，至上海，寓后马路永保栈，同行者诵清兄也。

十六日（3月22日）

晤王新之，知会试公车云集，拥挤异常。新之本封定海定船房，同栈有浙江人定飞鲸船房，较海定早进口一日，因与言定互易。

二十日（3月26日）

飞鲸进口。

二十一日（3月27日）

亥刻，上飞鲸船，与诵清兄别。

二十二日（3月28日）

晨，出吴淞口，风颇劲，日晚客有呕吐者。

二十三日（3月29日）

过黑水洋，风浪平善，如履实地。同邑薛君敏、杨宝书暨陆绶卿、杜仲如同年均

附飞鲸轮北上，又遇娄江姚柳屏，谭艺甚乐，几忘身在瀛海中。

二十四日（3月30日）

晚，抵大沽口。

二十五日（3月31日）

驳运粮米数千石，仍不能入口。

二十六日（4月1日）

晨，始乘潮入大沽口，抵紫竹林已未正矣，寓春元栈。

二十七日（4月2日）

夜十二下钟装车，一下钟开车。

二十八日（4月3日）

尖杨村，宿河西务。

二十九日（4月4日）

尖张家湾，五下钟至总布胡同寓，黄谦斋已于旧岁腊底搬入，同乡惟叶眉如全家回南。会试常、昭两邑约二十人，闻有大考之说。

三月初一日（4月6日）

拜城内同乡。衙门中闻有六人为某侍御弹参，由掌院扣考差，陈鼎、周锡恩暨费杞怀同年均典浙江试，招物议，陈御三同年系枪替，未知信否？

初二日（4月7日）

拜城外同乡。孙小川、胡夔修、张映南三人同来寓城内，同乡会试共二十一人，回避者三人，翁寅丞、幼申、曾孟朴也。天气躁热，几不胜衣，十二、三、四日阴雨，始凉快。

翁弢甫前辈入闱分校，孙师郑、沈北山亦自翁宅南院携襦被至余寓入场。银价极贱，每纹银一两止换京钱十三千文，洋钱一元换京钱九百文。

十八日（4月23日）

晚，知奉旨大考翰詹，自光绪元年大考后已廿年矣。

廿五日（4月30日）

搬会典馆寓。

廿六日（5月1日）

黎明，点名入保和殿。钦命题《水火金木土谷赋，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为韵》，